



鸢山新景



鸢山境内的仙人桥景区



鸢山旧时印记

彭新富

“鸢山”，一个美好而又令人感到惬意的名字。在读过古诗词的人听来，脑海里自然会浮现出“鸢风和鸣”“鸢凤呈祥”“余亦谢时去，西山鸢鹤群”等清词丽句来。

然而，鸢山作为湘东一颗熠熠发光的山地明珠、一处令人神思的旅游胜地，近十多年来名气越来越大。作为一个对自然风光、文物古迹有着爱好的人，我对鸢山的认识也有一个由耳闻目睹，由片面到完整，由渐进到飞跃的过程。

(一)

我家在酒埠江水库脚下，小时候常与伙伴们到大坝上玩耍，听说在水面上游之外十多公里有黄丰桥、兰村、鸢山三个地方，但从未去过。

那时，酒埠江灌区虽已建成，但后续如加固坝基、加高坝顶、维修渠道、增加溢洪道闸门、提高水库蓄水位之类的工程仍在继续，每年冬闲之际，在人民公社的组织下，醴陵、攸县的数千社员从不同地方来到酒埠江灌区，参加后续加固工程。白天，他们忙于劳动，晚上则分散住在当地人家里，我家亦有十多户外乡人住宿。

一天晚上，住在楼上的几个鸢山人天南地北拉着闲话，一个嘴里含着烟斗，烟熏火燎中半眯着眼睛的大叔说，鸢山有很多谜一样的故事。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在山上砍柴，失足掉在一个大天坑里面。苏醒过来之后，周围一片漆黑，只见高高的天坑上方露出一片月亮大的亮光，这人只能摸索着靠石壁上的水滴维持生命。在这阴森漆黑的洞中，他每天都可听到远处传来的鸡鸣狗吠声，晓得这洞离山外并不远，但就是无法找到出路。也不知过了多少天，奄奄一息的他恍惚听到有人呼喊他的名字，才知道自己获救了。原来，在他失踪以后，家里人四处寻找不得，后来在一位老人的指点下，救援队伍用绳子下到天坑，才终于把他救了出来……这个故事听得我毛骨悚然。那时我就想，鸢山可能多奇崖怪洞，有很多让小孩子害怕的地方。

(二)

196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五点钟左右，一对夫妇模样的中年男女急匆匆地在酒埠江大坝上来回走着，边走边问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赶到鸢山去。那时，水库里是靠汽船（攸县人戏称“汽划子”）接送乘客，水路上下每天只有两班，此时汽划子已下班了。男子说他是鸢山人，在部队工作了20多年，现在转业了，赶还来上班，回家乡看看多年未见的老父老母和亲人们。我大叔当时正从船上卸柴薪，一听此言，就问对方愿不愿意坐木船过去，船费是5元人民币。那对夫妇商量了一会儿就同意了。这样，我大叔搭船，我陪坐在船上，一行四人向鸢山方向摇过去。

靠大坝这边方向的水路两旁五六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大小山头我都比较熟悉，因为我常与叔叔舅舅们上山砍柴，到过不少山头。当船靠近鸢山方向时，水路渐渐变窄，加上已近傍晚，船下深不见底，两岸如黛的青山似乎向你扑面而来，恍若进入了一个不知名的妖魔鬼怪出入的所在，加上此前听说过的一些鬼神故事，我心中有点紧张，好像身上都起了鸡皮疙瘩。那夫妇倒是一点不觉得惊奇，一路上那男的不时说起一些旧时的家乡景象，说这地方以前还没有水库的时候，他到县城上初中，从鸢山一直是沿着这一带右边的山脚石板小路走下去的，到县一中一般要走两天，中间在钟桂桥或是什么地方住一晚。他这么一说，多少也舒缓了我的紧张情绪。

船在鸢山的山门洪靠岸时，已是掌灯时分，夜色迷茫中，一条卵石小道沿鸢山水溪左边迤迤而去，但听见哗哗的水声伴着黑沉沉的夜幕，水面上刮来让人惬意的凉风。这夫



隐匿在鸢山山野间的溪流

妇后来是如何回到家的，我并不知道，只是想借鸢山传说中的鬼怪，不禁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三)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乡民（那时叫公社社员）都是靠上山砍柴来烧火做饭。那时，我所在的大坝生产队为方便社员砍柴，专门购置了一艘木船。每当农闲时节，一些男女便自带了饭菜，相邀着坐船去砍柴，一般将船固定在一处后，就各自找地方砍伐，然后返程，通常忙到天快黑了，才能把柴运到家里。其间的艰辛劳累，没有亲历的人是很难以想象的。

湘东地区的冬天异常阴冷，天寒地冻之时，一家人大都是围着火炉烤火，就是最贪玩的孩子也不外出。那时的社员家庭一般都经济拮据，因此，大都在冬季到来之前就要做好过冬准备。一是积累资金，可在酒埠江码头边向船夫购买煤炭，每百斤0.6元。再就是直接到鸢山的窑上去购买，价格更低。我就有过一次上鸢山挑煤的经历。

是在1968年，天气还很热，我同大叔、三舅，以及三舅的岳父一行四人摇着生产队的那条木船去鸢山搞过冬的煤炭。在山门洪上岸后，我们就各自挑着行李朝鸢山上游走去。一条临溪的山石小路，两岸是壁陡的高山，长得茂盛的松杉树木直立参天，时见一些枯藤缠绕着古木攀缘而上，又闻三五只乌鸦“哇哇哇”叫着在头上飞过。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我们在一户人家借住下来。山里人热情好客，那40多岁的当家人安排我们住的地方后就自去忙活了。我们在木板楼上，掸好稻草做床铺，就着人家的锅灶做了晚饭，稍作休息就睡下了。

翌日早饭过后，我们四人就去窑上挑煤。在河边，我们爬了约二百层阶梯就到了山腰的煤窑口，一旁的煤炭堆积如山。出于好奇，我和三舅钻入煤窑想看个究竟。只进去了百余步，我就不想再走了。因为洞顶只不过一米来高，巷道又狭小，能见到煤工用吃奶的力气拖着满满一筐煤炭艰难地往前跋涉，嘴里“呼哧呼哧”地喘粗气，豆粒般的汗水直往下流，我心中既对挖煤工抱着极大的敬意，又对这艰苦的劳动心生畏惧。

我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就在窑口把煤炭装入畚箕，过秤后挑到河边。这样上下两天，我大概挑了约一吨的煤炭在河边，两条小腿都累得有些浮肿。又用了两天，大叔和三舅回到三门洪码头，把木船拉到上游河边。我们又把煤炭装上船，一次次通过溪流水道放流到三门洪水岸边，再把煤炭卸下来。几次三番，才将煤炭全部装运上船，然后运回家。那时鸢山的溪流还是很湍急的，我们的木船一次可装运一吨多煤炭放流，不然也不会有这样让人难以忘怀的经历。现在的鸢山早就被纳入了酒埠江旅游区，让我感到惋惜的是，因为右岸公路的修建，使得充满野气的山区景色彻底改变，加上引流小水电的建设，鸢山溪流的水量大大减少。不然，鸢山漂流的旅游项目又当吸引多少游客呢？

(四)

我能真正直面鸢山，是几年以后的事。

1972年5月，攸县文教局决定对全县各公社青年文化扫盲工作进行摸底检查，我和局里的刘光福老师被抽调派往鸢山公社。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俩从县城乘汽车到酒埠江东塘，又赶到水库大坝上坐上汽划子，到鸢山三门洪登岸，走到当时的鸢山公社驻地时已是夜幕深了，当晚就住在公社。第二天，我的任务是到东院大队，与大队学校的老师一起整理核算安全大队的小学入学率，做好未入学少年儿童劝学工作。算一下，当时我在东院的那所小学住了三天。这个时候，我才看清了鸢山的真面目。

鸢山四面环山，稍为靠西的方向有一座圆形的山峰矗立。据说这圆锥形的山峰虽高不过两百米，但若绕山麓转一圈却需将近两个小时，山峦下树木丛生，在阳光的照耀下更显得英姿挺拔，峭然独秀。这时我终于明白以“鸢山”命名这一地方的缘由。在攸县人心中，凡形状为圆的东西一般都以“窑”称之。加上这“鸢”“窑”二字同音，很长时间以来，我像很多攸县人一样误将“鸢山”写成“窑山”，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当时，我就对鸢山这一地方的优美景色暗暗称奇，后来读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开篇云“环滁皆山也”，我想这不正是鸢山的写照吗？“鸢山配凤岭，金水绕银坑”，攸县地域景色的优美不也是名符其实的吗？

只是那时人们生活困苦，还在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头疼，对鸢山是“知美而不知欣赏也”。加之人们住的多是祖辈留下来的老房子，即使有人家建房，也不过是土砖砌成，因此，那时的鸢山虽说景色绝佳，但村落陈旧不堪，一点也不美观。就靠近公社办公驻地的江边生产队吧，将近二十户人家住得七零八落，有的住在庵寺里，有的住在畜牧场……我当时住在东院大队一处古旧的祠堂里，这祠堂除了做大队小学的教学场所，还兼教师们的宿舍，另外还住了两户人家，可以想见当时生活的困窘和寒酸。

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的鸢山真正是“旧貌变新颜”。走进鸢山，只见如黛的青山簇拥下，纵横交错的街道，鳞次栉比的房屋，宽阔平坦的水泥道路，品种多样的交易市场，一幅新时代山村城镇的多彩画卷展现在世人面前。鸢山，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八方游客、四海宾朋，大有“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意味了。

记事本

中年人的旅行

青杉

几年过去了，一想起那次旅行，我依然心有感慨。我们闺蜜四人，好不容易商量妥了，要一起结伴去云南旅行。大家好兴奋啊，一起做攻略、策划出行路线，细致到每一个公交站点，每一餐吃什么，每一晚住哪里。我们还各自单位打好了招呼，终于定下了机票，一起去商场买了新衣服、新鞋子，到时候一定要美美地拍照啊。准备好一切，接下来就是期待着出发那一天了。

我们天天晚上在微信群里聊天，那么多好玩的地方和好吃的美食，让人向往。根据网友深度游提醒，大家嚷嚷着、商量着，修改攻略。玉霞说我们不怕麻烦，只想把云南游做到完美，不留遗憾。我们畅想苍山洱海的环抱下放松心情，在大理古城悠然漫步，在原始森林感受热带风情。是不是很美？我们几个都觉得此行行程必将是今生难忘的记忆。

可是接下来出现了突发状况。玉霞的婆婆住院了，她婆婆今年八十五岁，身体一直很好，最近偶感不适，一检查，胰腺癌晚期。一家人慌了，玉霞更是难过，婆婆待她如女儿般好，她必须陪伴在婆婆身边，哪还有心情去旅游啊，只好退了票。虽然我们心里也觉得遗憾，但换位思考一下，换谁也不能那么没心没肺吧。在家人健康面前，什么都是浮云，我们几人支持玉霞的决定。

人到中年，为家人和工作付出了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即使玉霞不能去了，我们三人去也不错，可是这样退而求其次的心愿，到最后都不能达成。小颜是一个国企的中层领导，就在临行前三天，单位出了事故，一个工人在作业时不幸身亡，上级部门来人做事故调查，小颜必须留下来配合工作。

得到消息后，我瞬间定在那里，心里的沮丧如海潮般汹涌。无数个冬夜，我们幻想着在鹅黄的春天，等一树的茂盛。在碧绿的夏天，去期待满坡的金黄麦浪，可是我们总在长长的期盼中错过了当下。好不容易有了离家的勇气，想不到在这一次准备已久的行程里，有两人要缺席。

这一次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好担心如果小可再有事……我怔怔地看着小可，小可微微一笑说：“计划没有变化快，这就是中年人的旅行。两人就两人吧，让我俩替她俩看风景吧。”

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在单位肩负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家里也是顶梁柱，能下决心去旅行，定是在事先要有诸多安排的，可是千算万算还是算不过天意。我拉住小可的手，语气里是满满的委屈：“还好有你做伴儿，否则我就成孤家寡人了。”

旧事

二店，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李飞



1984年，作者（后排右二）与二店职工合影

1982年底，在我第二次高考失利后，在邵县（今炎陵县，下同）百货公司工作的母亲决定提前退休，让我顶职，17岁的我，就这样一脸稚气地踏入了社会。

我们店的全称是“邵县百货公司第二门市部”，内部简称“二店”。二店在南城老城区，原来的邵县电影院对门，附近有农贸市场、人民医院、城南小学等市场和单位，人流量大。营业场所分为两处，一处设在租来的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民房内，是一个综合商场，营业面积二百多平方米，内设针织、大百货、小百货三个柜台。每个柜台近四米的长度，整个商场共有十一个人上班。三节柜台成“四”字形连在一起，我被分在针织柜，卖针织品和成衣。另一处除两层楼百货公司自己的门面外，还租了一孔私人的门面，打通相连后，设了一个布匹专柜。那是计划经济年代，买布必须凭布票。逢年过节，或者某些喜庆的日子，要想添置新衣服，都是自己扯布，请裁缝做衣。我们这个布匹专柜对面有一家私人裁缝铺，老板虽然是个残疾人，但手艺很好，做新衣服的人经常排成长队，相应的，我们的布匹也卖得特别火。

我在二店上班的时候，店子里还是那种老式的上木板的窗户。每天上班时一块块取下，下班时又把门板一块块装好，门板都用毛笔按顺序编号好，以免弄混。门板上好后，中间再加一根粗钢筋防盗。而布匹店还是那种老式的收款方式，店中间设一个高高的收款台，扯几根铁丝在空中和柜台相连。营业员收到顾客的钱后，用夹子在空气中把钱送到收款台统一结算，收款员复核后再把钱返回给营业员，由营业员当面数给顾客。生意忙的时候，只见空中“嗖嗖”的声音此起彼伏，几只铁夹子像忙碌的老鼠似的上蹿下跳，经常有进来的小朋友看得目瞪口呆，哭着喊着非要亲身体验一把才肯离开。

店里每天都安排有职工值班。两人一组，晚上摊个简易床，睡在店里，白天上班时收起。经常有喝醉的人，三更半夜跑到店里敲门，把值班的女同事吓得够呛，躲在被窝里不敢出声。那些醉鬼或过路内急的人，以为店里没人，会肆无忌惮地对着大门一泄为快。清晨时，店里值班的人打开大门，面对臭气熏天的污物，胃里翻江倒海，把做这事的人的十八辈祖宗问候个遍。那时整个二店就我和另一个姓廖的同事是男生，因此每次过年时，大家都会把值班的“美差”推到我们身上，那时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也就无所谓了。

没事的时候，大家就坐在一起闲聊，隔着柜台，张家李家家长，打发无聊的时间。好在电影院就在对面，那时既没有麻将，也没有网络，电影院的生意一家独大，排队购票的人摩肩接踵，难免有擦枪走火的时候。从口角升级到肢体接触，几乎天天都有故事发生。我们没事时就当起观众，饶有兴致地免费欣赏。那时参与打架的主要是一些还未回城的湘潭知青，那时的知青斗殴还是蛮讲武德的，纯粹靠两只拳头说话，很少使用凶器。不规矩的是后来的一帮本地西乡流子，动不动就舞枪弄刀的，弄得满地十分血腥。

我刚上班的前半年，拿的是实习工资，一个月十四元五角。半年后转正，工资加到一个月十九元五角。就这么点工资，还要分成三部分，一部分交给父母，一部分定期储蓄，剩下的才是我的零花钱。

我的同事，大多是些二十来岁的年轻姑娘，花枝招展，很是惹人怜爱。当时有很多单身男青年，有事没事，总爱来我们上班的地方闲逛。经常有人请我和小廖喝点小酒什么的，目的嘛，你懂的。我们也就意志很不坚定地接受了这些小恩惠，混吃混喝。在酒桌上，什么海口都敢吹，什么誓都敢发。只是第二天酒一醒，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所以说喝酒误事，我们是切身体会的。后来有无聊者，竟偷偷在背后给美女们按颜值打分，传出去后激起美女们的愤慨，都说要严惩背后的肇事者。最后事情是怎么了结的，就不得而知了。

1984年，百货公司内部职工工作了大调整，零售店的全民工和集体工分城上班。我们几个就此离开二店。离开前，我们这些老二店的职工拍了一张合影，后来照片中有几位同事离开了人世。没想到的是，这张合影，竟成了最后的留念。